

虎贲

II^上

HUBEN

王春★著

虎贲之师，国之利刃，
犯我中华，虽远必诛！

一支虎贲之师，一群虎贲之士。在烽火硝烟中，
用血与火的代价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悲壮的传奇故事……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

**虎贲之师，国之利刃，
犯我中华，虽远必诛！**

一支虎贲之师，一群虎贲之士。在烽火硝烟中，
用血与火的代价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悲壮的传奇故事……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虎贲Ⅱ / 王春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0.9

ISBN 978-7-229-03003-2

I. ①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9452 号

虎贲Ⅱ

HUBEN Ⅱ

王 春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刘 嘉 马春起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版式设计: 蒋忠智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 30 字数: 389 千

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3003-2

定价: 39.80 元(上、下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虎賁

II / 上

目

录

第一篇 父子相认

第一章 意外的寻人启事 / 001

第二章 父亲的陈述 / 014

第三章 亲情的回归 / 025

第二篇 冬季攻势

第四章 利剑行动 / 038

第五章 打掉一个个的障碍 / 052

第六章 突袭日军司令部 / 066

第七章 强攻泰福镇 / 077

第八章 艰难的胜利 / 088

第三篇 兴利除弊

第九章 美色的诱惑 / 105

第十章 千里相思 / 122

第四篇 战时重庆

第十一章 遭遇空袭 / 136

第十二章 炸弹下的民众 / 149

第十三章 奸商的纠缠 / 155

第十四章 疲劳轰炸 / 168

第五篇 勇赴前线

第十五章 空中惊魂 / 1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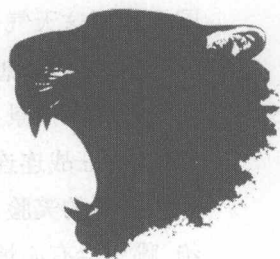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六章 挽救不幸的少女 / 194

第十七章 艰难的旅程 / 209

第十八章 相聚 / 223

第一篇

父子相认



第一章 意外的寻人启事

梅园的书房小巧精致,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纸墨香味儿,房间的左右两侧靠墙竖立着高高的书橱,橱门嵌着玻璃,透过玻璃可以看到架上琳琅满目的图书。117 军军长张一鸣正站在一个书橱前,眼睛搜寻着里面摆放整齐的书籍,玻璃上映着他的身影,像一张曝光不足的照片,模糊而黯淡,可是看得出他的表情,一种沉闷的、无所事事的表情。看了一会儿,他拉开橱门,抽出一本《资治通鉴》,走到靠窗的书桌旁,拉开椅子坐下。桌上井然有序地摆着文房四宝,一个造型古朴的陶瓷花瓶,瓶里插满吐着幽香的金黄色菊花,他把书放在桌上,聚精会神地看了两个小时,觉得眼睛有点发涩,这才抬起头,伸手从衣袋里摸出一包骆驼牌香烟,抽出一支点上,吸了一口,望着窗外喷出一股烟雾。窗上挂的竹帘已经拉上去了,可以清楚地看到空中密布的乌云,这是一个将雨未雨的阴天,铅灰色的厚云低低地压在远处的山顶上,好像全靠了山峰的支撑,不至于坍塌下来。他闷闷地抽着烟,习惯了紧张、繁忙的

军旅生活，一旦清闲下来，他反倒觉得不适应，那种无所事事的感觉就像窗外阴郁的天气一样让他心烦，何况由于他的表弟、新25师512团团长白少琛在1939年秋的长沙会战中阵亡，梅园现在正笼罩在一片痛苦氛围之中，整个园子如同这天气一样，都是那么阴郁而沉闷。

他抽着烟，想起上次休假和未婚妻白曼琳携手游山玩水，听戏看电影，两情缱绻的情景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。两人订婚已经两年多，但他一直戎马倥偬，征战连连，聚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。久别重逢，他很希望看到她那张盈盈的笑脸，但她正为一向疼爱她、和她最合得来的三哥阵亡而伤心欲绝，哪里会有心情笑。他弹了弹烟灰，突然叹了口气，再过几天他就要离开重庆返回湖南了，大战过后，部队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，他不能离开太久。

这是1939年10月21日，是长沙会战后他返回重庆的第五天。他专程从湖南赶回来，一来是应白少琛临终所托，将其已有身孕的妻子苏婉约带到重庆，交给白家人照顾；二来他想亲自把表弟的阵亡噩耗告诉舅舅白敬文，虽说白敬文并不是他外公的亲子，是抱养的远房侄子，但甥舅之间感情很好，他一向敬重这个学识渊博、儒雅大度的大学校长舅舅，而白敬文也以他这个战功卓著、文武双全的外甥兼未来女婿为荣。

得知小儿子阵亡，白敬文水米不进，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天，白家三兄妹一直在旁边陪着他，张一鸣和他的姨侄叶寒枫替他接待前来慰问的亲朋好友。白家兄弟最初试着安慰父亲，但即使是资深外交官、能言善辩的长子白少飞也无法办到，他们不再说话了，就那么默默地坐在父亲身旁，因为他们自己心里也是悲伤的。跟大哥二哥不同，白曼琳无法掩盖她的痛苦，一想起三哥，她就眼泪不断。张一鸣很想做点什么改变一下这种气氛，但失去亲人的痛苦很难忘却，而他又不善言辞。

得到消息的亲友、同事还有白敬文的许多学生陆续来了，真诚地安慰他们，不过并没有多大的作用，痛苦是来自内心的，就像一个伤兵，子弹穿过皮肉打进了身体，光在皮肤上抹药有什么用呢，安慰话医治不了白家人内心的伤痛，这是只有时间才能办得到的。

这天早上，梅园非常寂静，白敬文打起精神，像平时一样到学校去了。白曼琳不放心，想让父亲再休息两天，张一鸣劝阻了她：“让舅舅去吧，呆在家里只能处处让他想起少琛，换换环境会好些。也许工作能够让他暂时忘

掉这些揪心的事情,减轻痛苦。”

白氏兄弟也同意他的看法,和父亲一样上班去了。白曼琳和大嫂姚紫芸陪着苏婉约去了歌乐山中央医院,苏婉约到重庆后,一直呕吐吃不下东西,脸色发青,人也瘦得形销骨立,一家人都为她担心,白曼琳的姨妈叶老太太认为该买点补药给她好好补一补,白曼琳是医科学生,坚持要她去产科看看。白少飞三岁的女儿白丽雯也吵着要去,姚紫芸不同意,她就又哭又闹,赌气连早饭都不吃,最后是叶老太太答应带她去江边捡漂亮的鹅卵石,才算把她哄住了。

院子里传来一阵笑声,张一鸣站起身,把烟头捺进充当烟灰缸的贝壳里,走到另一扇窗旁,推开窗子往外看,只见他的副官赵义伟正拿着一根木棍在那里逗狗,那是一条高大的黑狗,毛色油亮光滑,肌肉结实,眼神机警,似乎对赵义伟把它当成宠物狗来逗弄感到侮辱,突然发起脾气来,跳起来就朝他扑过去。他敏捷地闪开了,黑狗的脖子上套着粗大的铁链,一端拴在一个铁桩上,它把铁链拉直了也够不着他,只得愤怒地望着他挣扎、咆哮着。他冲着它直招手,笑道:“来呀,过来呀!”

看着他孩子气的举动,张一鸣忍不住笑了。听到军长的笑声,赵义伟回过头来,笑道:“军座,这狗真不赖,不比我们的军犬差。”

“当然不差,这是纯种的德国牧羊犬,是我当年从德国带回来的。它要没拴链子,可够你对付的。”

“我也是没事做,逗它玩玩。”

张一鸣摇摇头,突然想起上次和白曼琳出去散步,在石坝上遇到壮丁们训练的场景,心想反正没事,不如到那里打发一点时间,说道:“无聊是吧,跟我出去走走。”

“好嘞!”闲着无事,赵义伟早就想到外面走走,或者找人说说话。他曾和看房子的老庄聊过天,但他的山东腔和老庄的镇江土话南腔北调的实在难以沟通,只得作罢。

两人穿过后花园,从小门出去,顺着山路往前走。转过山角,张一鸣远远望去,石坝上空无一人,连那座祠堂也没有了,只剩几堵坍塌的土墙。他想找人问个究竟,四顾观望,只见附近的山坡上有一间稻草盖顶的土房,房子很矮,人字形的房顶后部几乎要抵在了坡上,人从坡上只需跨一大步就可

直接跨到房顶上。两人顺着一条小路往山上走，山坡平缓，坡上是一块块蔬菜地，种着绿油油的青菜、白菜秧和萝卜秧。一只黑山羊孤零零地拴在屋子旁边的一棵李子树下，正低着头吃草，听见脚步声，它抬起头，温驯地望着他们，咩咩地叫着。经过房子的时候，一条土黄色的大狗突然从屋旁的柴禾堆里蹿了出来，凶狠地咆哮着向他们冲过来，赵义伟顺手从旁边的树上折下一根树枝，朝着它挥舞了几下，它不敢靠近了，只悻悻地望着他们号叫。随着一声吆喝，狗不叫了，从屋子里出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农夫，嘴里含着一根长长的旱烟杆，身后跟着一个农妇，一手拿着一把菜刀，一手拿着一个还没削完皮的红薯。

张一鸣站住脚，对农夫说道：“老乡，我跟你打听一件事。”

农夫走了过来，他的个子瘦小，皮肤晒成了古铜色，脸上已经有了不少皱纹，头上包着一块白布，穿着灰布褂子和蓝布裤子，腰间围着发黄的白布条子，上面挂着一个发黑的烟荷包，褂子的下摆破了好几处，像穗子似的随风飘着，裤脚挽到了腿肚子上，露着枯瘦的小腿，赤着脚，脚上穿着草鞋，上面沾着不少黄泥。他走到张一鸣面前，把烟杆从嘴里拔出来，点了两下头，说道：“长官，你想问啥子？说嘛。”

“这里以前不是有壮丁吗，现在怎么没有了？”

“你问那些壮丁啊，早就没得了。”

“去哪儿了？”

“你问到哪里去了啊？我不晓得。”

“是不是送到部队去了？”

“不是。那个石坝前几天被炸了，炸死了不少人，都是些年轻娃儿，造孽哦。”

“被什么炸了？”

农妇也过来了，她是中年以上的人，应该是那农夫的妻子，黄黄的面孔，蓬着头发，一只眼睛在发炎，红红的，汪着一泡眼泪，和她丈夫一样，她也穿着一身破烂衣服。她抢着回答说：“日本飞机嚟，好好儿的，又没哪个惹到它，冲过去就丢炸弹……”

“我在说嚟，不要打岔。”农夫瞪了妻子一眼，抢过话头：“那天我正好从石坝旁边过，听到炸弹响就往沟里头跳，幸好跳得快，要是跳慢了，怕不成为

路倒。日本飞机走了，我爬起来一看，哎哟，那个场面，血啊，肉啊，到处都是，简直太惨了，比屠宰场还要吓人，吓得我两条腿发抖，站都站不稳。长官，说出来不怕你们笑，第二天我去吃我侄儿子的喜酒，看到肉我硬是没敢吃。”

农妇说道：“日本飞机太凶了，不收拾一下哪个得了。长官，丁家坪有个何神仙，能够招神，灵得很，你们该去把他请出来，鬼子的飞机一来，作起法，把雷公电母招起来，一阵雷把龟儿子的飞机统统打下来，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来。”

张一鸣听了这话，当真是啼笑皆非，赵义伟也忍俊不禁：“他要有这个本事，打什么飞机，干脆叫雷公直接把日本天皇劈死算了。”

农夫并不认为赵义伟的话是在嘲笑，点了点头，很认真地说道：“对头，把日本的皇帝老儿打死，这仗就不得再打了。”

赵义伟再也忍不住，仰起头哈哈大笑起来。张一鸣没有笑，心里反而感到忧虑：“乡人大多缺乏教育，愚昧如此，敌人用坚船利炮打进了我们的国土，甚至飞机已经在他们的头上扔下了炸弹，而他们面对这些科技发展的产物，却仍然像婴儿一样无知无识地活着，实在令人堪忧！国家如要强盛，必须普及国民教育。”

离开了那对夫妇，两人继续往山上走，到了山顶，上面是一大片广柑林，此时广柑已经成熟了，墨绿色的枝叶间挂着鹅蛋大小的橙红色果实，一眼望去，美丽极了。穿过广柑林就是山的另一侧，这一侧坡度较陡，坡上灌木丛生，坡下满是乱石和杂草，往前是灰白色的沙滩，一直延伸到长江边。

张一鸣站住脚，纵目远望，只见天空灰蒙蒙的，阴云密布，滚滚长江向东流入空濛的天际，水天一色，难分彼此。不远处，小镇的渡头正停靠着一艘客船，乘客从客船上鱼贯而下，有的朝镇上走去，有的沿着沙滩而行。镇的左面有一条小河沟，两岸高直的樟树如两排挺立的卫兵，护送着它缓缓流入长江。他看到了梅园，从山上俯瞰，青瓦、白粉墙的房子格局并不理想，白敬文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极力掩盖它的缺陷，两亩多地的花园里，除了梅树，还有雪松、柳树、桂树、芭蕉和翠竹，树木蓊郁，藤萝虬盘，植着兰草的假山玲珑雅致，别具匠心，此外还有各种种类的花卉，务必使园子一年四季花香不断。

由于日本飞机对重庆市区轰炸频繁，不仅富人，许多公教人员也纷纷把

家属往乡下疏散，梅园的附近现在也划出了一块地作为疏建区，新修了不少房子，既有简陋的茅草屋，也有半西式的小洋楼。随着住户的增多，镇上已经建起了一家小发电厂，一所小戏园子，增加了一些店铺。战争使重庆市区毁坏严重，反倒让周边的小乡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。

坡下有一条羊肠小路，正走着一个老人，山坡不高，张一鸣可以清楚地看见他。他的面容清瘦，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，头上也缠着白帕子，身穿半旧的灰色川绸长衫，脚上是一双千层底黑布鞋，右手拄着一根朱红色的藤手杖，左手提着一大块猪肉，手杖点着地，正在慢吞吞地走着。

他身后不远，一个少年叫着爸爸，飞跑了上来。那少年有十六岁左右，瘦瘦的枣核脸，长眼睛，眼神游移不定，显出几分浮滑，几分狡黠，他显然不善于打扮，黄黑的皮肤，却穿着一套紫色条纹西装，紫色衬得他的脸更黑了，衬衫是绿色夏威夷花衬衫，玫瑰色的大花领带鲜艳夺目，皮鞋是黄色的，整个装束既俗不可耐，而且人看久了只怕会得色盲症。他伸手把肉接过去，又提起来看了看，笑道：“是二刀肉，煮白肉吃要得，吃不完还可以炒回锅肉。”

老人停住脚，瞪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你不上课，又跑回来做啥子？”

他嘻嘻笑道：“妈今天不是过生啊，我回来拜寿。”

“拜寿？你妈又不是满十，要你拜啥子寿？我看你是钱不够用了，打着拜寿的幌子回来跟你妈要钱，你不要以为我不晓得。你书不好好读，就晓得在外头游手好闲，乱花钱。你舅舅跟你舅妈昨天来了，说你成天跟一些不良子弟鬼混，看电影、看戏，还偷着去舞厅跳舞！你才好大，就晓得去舞厅了，以后哪个得了！”

老人越说越气，用手指着儿子的衣服，一张脸涨得通红。“还有，哪个让你买洋装的？读书娃儿，不穿学生装，穿啥子洋装？考个试，洋文才考了16分，还好意思穿洋装！那洋文都算了，反正看你这个样子也出不了洋，可是国文你都考不及格，一个中国人，连国文都没学好，你将来干啥子？不是你舅舅找你们校长赔笑脸、说好话，你早就被开除了，你还读啥子书？中国人要是都像你这个样子，怕不亡国？”

少年不耐烦父亲这番说教，撅着嘴，嘟哝道：“有啥子话好好说嘛，人家坐了二十公里的长途汽车回来，一见面就滔（川语：骂）。”

“滔你？”老人拿着手杖在地上重重地戳了一下：“我跟你说，这学期你还

考不及格,不要等学校开除,你自己就不要去读了,你不嫌丢脸,我还嫌丢脸!你也不要回家,我送你去当兵,你当了兵,县政府还要在我门口挂一块‘为国尽忠’的牌子,你要是打死了,我还是烈属,总比你在屋头打烂账,丢我施家的脸强!”

张一鸣听了老人这一番话,已经多少了解了他的为人,不禁微微点了点头。老人身后过来了一个挑着担子的农夫,听到这话,笑道:“施六叔,送老么去当兵,你舍得啊?”

“啥子舍不得哦。我五个儿子,大的几个都争气,不要我操心。只有这个么儿,从小被他妈惯实(川语:娇惯)了,硬是不听话。我就不信他不改,今年过了他要还是这个样子,你看我送不送他去当兵?反正我有五个儿子,这种不争气的东西,少一个也没得关系!”

那少年见父亲当着外人的面骂,脸上挂不住,提了肉溜烟跑了。老人还在恨骂不绝:“我施仲才在乡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,哪个会养了这样一个不肖子?脸都给我丢尽了。”

农夫劝道:“施六叔,算了,不要气了,老么还小,大点就好了。别个躲壮丁,躲都躲不赢,你还要送他去。再等两年,他懂事了,自己就晓得读书了。照我说,你屋头有田有土,还怕养不活人?老么读不读书,没得关系。”

“不读书,我送他去学校干啥子?”

“躲壮丁噻,你看周朝民,他的二娃子,扁担大的字都认不到几个,硬是花钱去读了个职业学校,学生装穿起,胸口还插支自来水笔,做起有学问的样子,不就是为了躲壮丁?”

“躲啥子壮丁哦!你不要拿我跟周朝民比!”老人生气了,一双眼睛瞪得溜圆:“你又不是不晓得,我五个儿子就有两个在前线打仗,还有女婿也在。现在日本人都要打到宜昌了,再往前打,就要打到四川来了。日本人都要打过来了,还要让儿子躲壮丁,躲壮丁等着以后好当亡国奴啊?他做得出来,我做不出来!”

“中国有那么多壮丁,少一两个没得关系。”

“没得关系,个个都那样想,都去躲壮丁那还得了?你晓不晓得,躲壮丁就是逃兵役,大家都不当兵,中国还不完了?”

两人越走越远,后面的话张一鸣听不清了,他看着老人的背影,对赵义

伟说道：“中国毕竟还是有明大义之人。”

“要是人人都像他就好了。”

“中国没受过教育的人太多了，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觉悟，对于普通百姓，只要他不当汉奸，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能够尽自己的义务，不逃兵役，这就不错了。”

说完，他转过身，顺着来路往梅园走，下了山经过一块布满积水的农田时，一只白鹤单腿立在水田一侧，昂着脖子，一眨不眨地紧盯着他，姿态高贵优雅。附近有一条小溪蜿蜒而过，溪水两旁是茂密的竹林，里面传出画眉婉转的鸣声，声音悦耳，动人心弦。

“漠漠水田立白鹭，阴阴竹木啭画眉。”张一鸣感叹道：“一入四川，放眼皆是风景。在这里买几亩地，修几间房子，倒也不错。”

赵义伟说道：“等抗战结束以后，军座你买地，我来帮你种。”

“抗战结束吗？”张一鸣望着田里的白鹤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谁知道我不能活到那一天，说不定我已经战死了。”

走到山谷的时候刮起了大风，两边山坡上的深草随着风势舞动，像掀起了一层层绿色的波浪，发着瑟瑟的声音，一些杂树的叶子被吹落了，像鸟雀一样四下乱飞。他知道要下雨了，加快了脚步。拐了个弯，他看到白曼琳迎面来了。她穿着黑色旗袍，漂亮的鬓发拂过她的脸颊，轻轻地飘垂到肩上。因为替哥哥服丧，她没有化妆，但黑色的旗袍衬得她的皮肤非常白，脸颊红润娇嫩，嘴唇呈现出玫瑰色的光彩，越发显得她丽质天成。她也看见了他，脸上立刻浮现出让他赏心悦目的笑容，快步走了过来。

“你果然在这里，”她说道，“我回家没看到你，就知道你一定去看那些壮丁了。”

“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医生怎么说？”

“医生说三嫂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妊娠反应重，要好好休息，精神上要放松，心情要好，又给她打了营养针，开了一些营养药。”

“没事就好，你们多劝劝她，让她想开些。”

“大嫂一直在劝她，我不敢去，我一想起三哥，自己就要哭，眼泪想控制也控制不住，我去安慰她，只怕会让她更难受。”她的眼眶又红了，“三哥一向喜欢小孩子，要是他不死，将来孩子生下来，他们一家人该有多幸福。”

“你认为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？”他见她又有些伤感，故意扯开了话题。

“我希望是个男孩，长得像三哥。”

“也许会的，头胎的孩子大多像父亲。”

“你呢？你长得像你父亲吗？”白曼琳问这个问题是无心的，当年张一鸣的父亲张俊新偷了妻子白玉兰的珠宝首饰，然后抛妻弃子，带着姨太太离家出走，白玉兰因偿还不起他欠下的巨额债务被抓入狱，经白敬文搭救出狱后，羞愤自杀，那时白曼琳还没有出生。张一鸣的外祖父白耀祖是清朝的将军，曾随晚清三杰之一的左宗棠出生入死，大败法国侵略军，后任两江总督。因为痛恨张俊新害死自己唯一的亲生女儿，老将军禁止白家人谈起这个人，张一鸣也因为父亲无情地抛弃自己，绝口不提他的名字。白曼琳小时候向父亲问起过姑父，白敬文只回答了三个字：“早死了。”

她的问话像招魂一样，张一鸣的眼前立刻出现了他父亲的形象，正踉跄地朝他走来，满身刺鼻的酒气，漂亮的面孔通红的，连脖子都是红的，眼皮浮肿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他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不，我不像他。”

“可你长得也不像姑妈，我见过姑妈的照片。”

“是的，我不像她。”他想了一下，“事实上，我倒很像外公。”他还是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，他确实很像外公，从相貌到性格，无一不像，也许这也是外公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吧。

到了梅园，他们从后院回到客厅，白少飞正坐在那里一边喝茶，一边看报，白曼琳咦了一声，问道：“大哥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

“王部长要我明天跟他出访美国，我回来准备一下。”

“明天就要走，怎么今天才通知你？”

“本来是让方处长去，可是方处长得了急性阑尾炎，刚动了手术，不能去了。依我说早点走也好，迟了来找我带东西的人就多了。不拒绝吧，哪里带得了那么多东西，拒绝吧，来找你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，至少也是熟人，拒绝了也就把人得罪了。”

“这也难怪，如今国内货物昂贵，舶来品更是天价，谁都想买到便宜的进口货。”

“那也要办得到啊。我今天早上到医院去看方处长，他还开玩笑说得了病，不出国了也好，省得得罪人。他说人家托他带的东西，小到女人的丝袜

唇膏,大到家用电器,多得足以开商场,要都满足的话,恐怕得包一架飞机。”

白曼琳笑道:“别人看你们这些外交官,整天衣冠楚楚,今天飞美国,后天跑英国,羡慕得不得了,哪里知道你们也有烦恼。”

白少飞直叹气:“羡慕我们,他们当真以为我们是去观光旅游啊?中国的外交官可不好当,说得辛酸点,在中国当外交官,就是当受气包,首先得学会受外国人的气。”

张一鸣说道:“弱国无外交,恃强凌弱是这个世界的通性。”

“对,弱国无外交。按理说,中国是国联的一员,而日本入侵中国是违背国际公约的,可那些缔约国出面制约日本、帮助中国了吗?事实上,他们不仅没帮助我们,有些国家甚至取消了我们订购的军火,反而偷偷出售军火、石油和钢铁给日本。而当我们忍气吞声,寻求帮助的时候,他们态度之傲慢,达到何种程度了呢,这么说吧,他们的外长和我们的外长说话,口气简直就像长辈对待晚辈,老师教训学生,非常令人难堪。而我们为了争取一点贷款或者一点军火,不但得忍受这种屈辱,还得赔着笑脸说好话,尽力劝服对方。说真的,要不是为了国家,我还真不想干了,我白少飞好歹也是哈佛的博士,还不是非吃这口受气饭不可。”

“我们走着瞧吧,日本虽然小,称霸世界的野心却大得很,他们的扩张范围不会仅限于中国,这些国家助纣为虐,他们卖出的炸弹早晚會落到他们自己头上。”

“对了,你看看这个。”白少飞递给他一张报纸,“上面有一则消息你一定感兴趣。”

“什么消息?”

“德国海军袭击英国海军。”

张一鸣赶紧接过报纸,白少飞指给他看那则消息,消息登在头版,大字标题非常醒目:“德国潜艇击沉英国军舰”,他往下看正文,战争期间,纸张缺乏,报纸是用又黄又薄的土纸印刷的,上面的文字一点也不清晰,他看得有点费力:“10月14日,德国海军U-47号潜艇潜入位于斯卡帕湾的英国皇家海军基地,用鱼雷击沉‘皇家橡树’号战列舰。德军对斯卡帕湾的突袭,造成800多名英军官兵丧生,仅存396人,英国朝野震动,国民均为之震惊。德国海军的成功,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,也打破了英国海军无可匹敌的神

话,揭开了英国皇家海军与德国海军斗争的序幕。”

他抬起头来说道:“英国佬终于尝到了绥靖政策的苦头,这一下他们不想打都不行了,法国和德国相邻,兵燹威胁更大,唇亡齿寒的道理会让他们紧密合作,联手对付德国。这几个国家实力都不弱,一旦交战,规模肯定不小,恐怕比一战还大,但它们的规模越大,拖得越久,对中国来说倒是件好事。”

白少飞思索了一下,说道:“你的意思是说,日本会趁机向英法开战?”

“完全可能。”张一鸣点了点头:“日本是个小国,他缺乏石油、橡胶、钢铁等支持长期战争的必需品,持久战对他极为不利。日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,所以他们最初制定的战略方针是速战速决,三个月内就占领中国,却没料到不但没有达成目的,反而被我们拖进了长期战争的泥淖,物资的大量需求以及法西斯的本性,他不会不覬覦资源丰富的南亚,可是南亚是英法美荷等国的殖民地,这些国家都是强国,他不敢贸然动手,假如英法在欧洲和德国厮杀激烈的话,必然无暇顾及他们在亚洲的利益,从而给日本造成可乘之机。一旦日本进攻南亚,以他的兵力而论,他必须得从中国抽调军队,这样或许能减轻一点我们的压力。”

白曼琳说道:“真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。表哥,你说英国和法国联手,能够打败德国吗?”

“我不是预言家,无法预言。战争中,除了武器的优劣,统帅的能力,军人的素质,兵力的多少这些因素外,还有国家的战略、政略等诸多因素。”

白少飞说道:“说起战略,我倒记起一件事情来了。武汉会战之后,德国大使馆的一位武官曾经评价过中日战争,说日本缺乏优秀的战略家,不然的话,三个月的时间拿下中国是没有问题的。表哥,你怎么看待他这句话?”

“我认为他这句话说得有道理。你想,日本是机械化部队,速度很快,假如它占领平津之后,不把主力部队放在上海作战,而是沿平汉线快速南下夺取武汉,再沿粤汉铁路打到广州,将中国一分为二,然后再由西向东攻击,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。我们的精锐部队基本上部署在东部,东部地势平坦,我们很难挡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,一旦失败,退也无处可退,要退只能退到大海里去,何况日本还可以通过海军从海上登陆夹击我们,那样的话,中国也许真的三个月就亡了。所以军委会及时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

场,把日军的注意力由华北吸引到了华东,从而使我们的部队在战败之后得以由东往西后撤,保持力量进行长期战争。中国的地理特征是东部为平原,西部为山区,越往西走,山势越高,越有利于我们防守,而日军的机械化优势越来越弱,离他们速战速决的思想当然也就越来越远了。”

“可是,”白曼琳忧心忡忡地说道,“光是防守,不反攻,没办法收复失地呀,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南京?”

“前线的军人,谁不愿意打回去?可这不是凭意愿所能办得到的。这场战争是农业的中国同工业的日本之间的战争,日本的军工业发达,飞机、坦克、枪炮、弹药全靠自己生产,可以及时补给、维修。中国没有多少国防工业,仅有的一点也很落后,既不能生产飞机、坦克,也不能生产高射炮、榴弹炮,甚至连一些基本的武器还有零部件都得依赖进口,供应既不济,损坏了也不好维修,损失了更难以补充。作战不仅需要先进武器,还要有充足的后勤保障,所谓‘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’。战争中,每天的正常运作,都需要庞大的后勤保障供给,仗打得越大,军需品更是成倍的增长,而中国不仅武器装备落后,弹药也缺乏,炮弹、汽油、医疗用品等基本上依赖进口,抗战之后,随着沿海地区逐渐沦陷,运输基本上依靠滇缅公路。滇缅公路是由民工赶出来的,蜿蜒曲折,路况极差,加上运输车辆短缺,每月的运输量最大时也超不过五千吨。这样的后勤保障,支撑这样大的战争简直是杯水车薪,很多部队因为缺乏枪炮弹药,甚至出现几个人共用一支枪的状况,以至于官兵不得不采取‘近战’的方法,所谓‘近战’,就是用大刀与敌人拼搏。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’听起来确实让人热血沸腾,但是事实上,这样做纯属无奈之举。如果我们有先进的飞机、大炮、坦克,有足够的武器弹药,谁还愿意举着大刀向敌阵冲锋?现在是热兵器时代,不是冷兵器时代,血肉之躯是抵挡不住炮弹子弹的。”

“这倒是事实,”白少飞说道,“我们这次去美国,就是要争取贷款买到飞机。”

“很好,有了空中掩护,我们的仗就好打得多了。”

“希望我们能说服美国人。”白少飞拿起皮包,“我得去准备资料,你们要我带什么东西,想好了待会儿告诉我。”

“我就不说了,省得你为难。”白曼琳说道,“反正你也不会空手回来。”

说完,她回到自己房里,脱掉脚上的高跟鞋,换上一双拖鞋。她换好鞋回来,张一鸣还继续坐着看报纸,她在他身边坐下,见他埋头盯着报纸,半晌也没翻动一下,问道:“看什么呢?什么消息让你这么专心?”

他抬起头,说道:“我父亲有音讯了。”

他的声音很平静,脸色也没变,但白曼琳了解他,光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的感情已经到了何等的程度。确实,此刻张一鸣心海里正掀着惊天的巨浪。在父亲离家的最初几年,他还盼着他回来,看他如何面对母亲的自杀,如何面对自己,可他始终杳无音讯,随着时间的流逝,张一鸣渐渐平息了心中的愤怒,几乎忘记了这个无情的父亲,现在突如其来地有了他的下落,张一鸣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,只是一味的翻腾。

“你父亲?”她很惊讶。

“是的。”他苦笑道,“我总不见得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吧?”

白曼琳本想开玩笑说:“你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只猴子。”但一看他的脸色,她改了口:“可是,我听爸爸说,他已经死了呀!”

“没有,他只是失踪了,你爸爸恨她,所以才宣称他死了,也许你爸爸心里也希望他死了。”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”

“他害死了我母亲。他是个浪荡子,败光了家产,娶了一个妓女当姨太太,然后偷走我母亲陪嫁的珠宝首饰,带着姨太太远走高飞,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我母亲无力偿还他所欠的债务,被债主告到警察局,招来牢狱之灾,直到你爸爸赶来交了钱才被放出来。我母亲承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,自杀了。”

他脸上的平静消失了,代之而起的是对父亲的憎恨和对母亲的怜悯,她看出来了,伸手握住他的手,安慰道:“表哥,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,你就——忘了它吧。”

他摇摇头:“我忘不了。母亲自杀是我发现的,也是我割断绳子把她从房梁上放下来的,那时候她已经……已经没有气了。那年我才十三岁,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?”

“我能理解,你忘了,我十三岁的时候也没有母亲了。”

他醒悟过来,拍了拍她的手,说道:“对不起,我把这一点给忘了。”